

明清几位宁海籍知县的故事

□曲延科

际遇不同 故事不同

张崧

张崧晚年任河南滑县知县。他上任后,将收取的民资减半使用,等徭役结束后,节余出来的银两千有余,悉数退还百姓,民心大悦。

杨岳东

杨岳东先后担任过六个县的知县,任职十八年,任职知县时间之长实属罕见。他居官勤勉,忠于职守,明于察断,所任皆政绩卓异。

祝元敏

祝元敏为能吏,其处事果断,雷厉风行。从县衙作风到乡风民俗,从农田水利到粮棉桑茶,从县城建筑到社会治安,一一进行整治改革。

于瀛

于瀛携妻子去纳溪赴任,正值吴三桂叛乱。叛军迫其投降,其坚贞不屈,一直被关押至第二年。叛军对他百般凌逼,于瀛至死不从。

张启愚

张启愚任大邑知县期间,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还捐了很多薪俸给书院。离任时,他宦囊空空,除行李书籍,别无它物。

在古代,县一级的最高长官,唐代之前叫县令,唐代之后叫知县(宋代有短暂时期小县称县令,大县称知县)。春秋战国时代,周期实行的是分封制,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了郡县制,县令这个官位由此而生。知县的出现是在唐代。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时局不稳,大到中央、小到县令这样的地方,官员频繁更替,甚至出现断层,中央不得已只能临时委派官员代理,这就出现了“知某府事”“知某州事”“知某县事”等官职,简称“知府”“知州”“知县”。“知县”的名称由此而来。

据统计,宁海州(辖现在的牟平区、莱山区、高新区、昆嵛山保护区和乳山市大部)明清两代共出了62位知县(不包括在知县位置上升职的),其中明代32人,清代30人。明清时期,实行本籍回避制度,士子不能在家乡做主官,只能到外地任职。下面介绍几位知县因出身、品质、能力及际遇不同所演绎出的不同故事。

张崧

最受老百姓爱戴的知县

张崧,字洛赤,一字南赤,号钟峰,泽上村(现属乳山市)人,清雍正丙午(1726年)举人,丁未(1727年)副榜进士(正榜之外另取的),晚年任河南滑县知县。

张崧出身耕读世家,生而聪慧,记忆力超常,经史过目不忘,二十岁成名,文名甲东海。学使石源彰、殿元传宝玉考察其才能,皆称奇。不过,其仕途多舛,中举后,4次春闱(礼部在春季考试)都落榜。他认为自己学识不够,越发努力学习。他听说文登县有一位水部(朝内掌管有关水利、运输、渔业等政令)官员于秋溪家中藏书数万卷,便离家于家11年,将于秋溪家藏书翻阅殆尽。时任宁海知州的四川遂宁人张玠,倾慕张崧学行兼优,以礼聘任其为瀛洲书院院长(官立书院院长)。张崧乃饱学之士,任书院院长期间,倾其所学,凡经他表彰和奖励的士子皆为名士,其越发声名大噪,且著作甚富。张崧的著作,大多与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较著名的有《桑蚕谱》二卷、《白蜡虫谱》一卷、《北菌谱》二卷。他发现州邑文献存有缺限,遂对照郡县沿革,遍查古迹及山川物产,广采群书,加以讨论而辨其错误。著有《幼海风土辨证》十四册、《修志管见》一卷、《向若新稿》一册,还撰有《旅食资已录》五卷。这些著作,有的已付印,有的定稿后秘藏于家。张崧还有其它诗文诸选,其中尤多善本。其常与宋克智、刘培南等胶东文人名士作文字交,名震一时。

原以为张崧会终老书院,不料晚年却被朝廷启用为河南滑县知县。滑县为政务繁杂的老大难贫困县,凡有徭役,皆加重收取民资,当政者得以中饱私囊。张崧上任后,将收取的民资减半使用,等徭役结束后,节余出来的银两千有余,悉数退还百姓,民心大悦。他初到滑县,突遇水患,灾情严重,来不及上报,就先捐出自己的俸禄为百姓施粥,以解眼前之急。赈灾的钱币发下来后,他又亲自筹划分配,虽风餐露宿,亦不辞辛劳。接着又倡议劝捐,以补助赈济之不足。由于筹划得当,滑县顺利地渡过了灾荒,百姓所活者无数。张崧从基础抓起,修水利,兴农桑,薄徭税,除积弊,打击奸猾,订立乡约,建立学校,培养士子。其度履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眼见滑县日新月异,百姓的日子一天天见好,他却因劳苦过度,突然一病不起,卒于任。他到滑县的时间还不足3年。噩耗传出,百姓无不嚎啕。灵柩回归之日,百姓围棺大恸,又纷纷设祭帐相送,沿路络绎不绝,直送出县境至开州。

杨岳东

任职时间最长的知县

杨岳东,字晓岩,号愚山,晚号凤巢,午台南港村(现属莱山区)人。十二岁那年,以背诵五经补博士弟子员(秀才)。他潜心研究经籍,采选先儒警语佳言,汇通成编,著《愚山史钞》以广学识。

杨岳东虽然聪颖过人,却于嘉庆戊辰(1808年)才中了三甲进士。他先是被分配到四川,后因家庭原因要求去直隶(河北),9年后再去四川。自直隶至四川,他先后担任过六个县的知县,任职十八年,任职知县时间之长实属罕见。他居官勤勉,忠于职守,明于察断,所任皆政绩卓异。

据《牟平遗香集》载:杨岳东初到河北保定县,便深入高阳镇村,查灾赈灾,洞悉民情,与民间甘苦。至定州,又遇水患。他亲自到野外勘察水灾,到田间地头勘定被洪水冲淤的地亩,“亲阅绳尺,虽炎暑未尝小疏”。新安县城三面环河,水灾频仍,杨岳东到任后,深入民间,“查灾筹赈,嗟寒问苦,贫户多感激流涕者”。新安县城地处九河下游,因灾害欠债颇多,要想彻底脱贫,必须根治九河水患。于是,杨岳东组

小雪节气过后,大雪纷飞,胶东半岛,正式进入严冬。冬季寒冷而漫长,能抵御严寒的火炕,是家家户户的避风港、保暖室,是乡愁最初的模样。

在寒冷的冬季,无论大人、孩子,在外冻得全身冰凉,只要回到家里往热炕上一钻,那绵绵的热力,立即从尾骨通向头顶,使你热血沸腾,浑身通泰。室外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屋里炕面散发着热量,使家中温暖如春。

火炕是农民在生活风浪中小小的港湾,是胶东民间文化传承的一叶方舟。它承载着老百姓一年四季、一日三餐的生活需要。火炕由炕面、炕洞、烟道及锅炕构成,核心是炕内部的烟道。长期使用过的灶炕,炕洞子里有时会堵满烟灰,赶上没风的天气,家里点着了火,看不见外面的烟筒冒烟,可屋里的炕墙、炕面、灶炕门全都往外串烟,弄得满屋子烟气弥漫。

所以火炕要热要保持通畅,首先要盘好炕。盘炕是有技术和学问的。如果盘不好,灶炕不是冒烟就是不起火苗,到了冬天,炕也不热。

型,是盘炕的主要原料。脱坯不能用黑土,也不能用沙土,要用黏性黄土,脱出的坯既结实又抗烧。

选好的带黏性的黄泥土用筛子筛过后,再把麦秸草铲断,掺和到泥土里,然后挑水搅拌,等搅匀后,开始脱型。

织组织,按河堤旧址重新规划河水流向,制定治理规划,然后发动全县民众治理九河。他亲自沿乡督导,奋战3个多月,全部完成治理工程。接着又筑木修建了副坝,以备涨水,根治了新安县水患。杨岳东离任后,新安百姓在渼水渡口石刻铭记他的功德。

后来杨岳东调任四川营山诸县,注重施以德政,抚安民生,同时公平疏讼,强化治安,严厉法禁,所任皆有政声。四川总督戴公向朝廷反映:杨令所莅各县都很有政绩,能否不频繁地调动,让其专心在一个地方做出更好的成绩呢?然而,戴公的建议并没有被朝廷采纳,杨岳东在河北、四川各任职了3个县,每县只有一个任期(3年),而且都是刚治理好就立即调任另一县。内阁中书王幼海对同僚说:“杨君是个出色的人才,可惜登第晚了。”

杨岳东12岁就考中了秀才,被誉为神童。结果经过5次乡试才考中了举人,6次会试(乡试、会试都是每3年一次)才考中了进士,仅应付考试就用了33年,中进士时已45岁了。登第确实有点晚,不过任知县的时间为18年,也忒长了。

晚年,杨岳东离任回乡,在菜园里修筑了一座草亭,榜曰“昔阴”,种花莳菊,吟诗读书,著有《昔阴亭诗》一册及《初月山房》《菜圃纪侯》诸草。

祝元敏

最潇洒的知县

祝元敏,字骏公,号麻岩,宁海州人。清初由恩贡授当涂(现属安徽马鞍山市)知县。

当涂是有名的老大难贫困县,号称“难治”。祝元敏到任后,先去长江边采石矶拜谒太白祠。公元576年,李白受永王李璘叛乱的牵连,被流放到夜郎(贵州西部的一个地区),途中遇赦,寄住在时任当涂县令的族人李阳冰处,不久病逝。当地士子就在长江南岸采石矶处建祠纪念,名太白祠。祝元敏见祠内外茅草丛生,便捐出自己的俸禄,把太白祠及周围景区修葺一新,并规定今后要加以重点保护,不许在此砍柴、放牧。经过先令祠,又惘然道:“我主政这方土地,对不起前人的地方一定很多,既然步他们的后尘,怎能让他们遗留的仁爱荒废呀!”于是又捐资把先令祠重修一番,表达了对前任们的尊崇。接着,开始了对当涂的治理。

祝元敏为能吏,其处事果断,雷厉风行。从县衙作风到乡风民俗,从农田水利到粮棉桑茶,从县城建筑到社会治安,一一进行整治改革。其举废汰弊,平讼理,清积案,重法典,厘正祀,整书院,立乡校,兴水利,劝农桑。经过3年的综合整治,当涂面貌焕然一新,至第6年底摘掉了老大难贫困县的帽子。

祝元敏把名利看得很淡。“不博官评,不邀士誉”——不为博取上司的好评,不为得到士子们的赞誉。据《牟平遗香集》载:祝元敏祖上曾做过明代侍御(侍奉君王的人),家中经济条件必然不错,因此他做官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名,把名利和身世都看作是浮烟。

没有了欲望和追求,加之工作超然,祝元敏的官场生活十分洒脱。他工作之余,常往来于青山绿水间,踏青问俗,凭吊名胜古迹,或寄之于诗,或兀坐抚琴,且酌且饮,萧然物外。一时文人墨客都称他为神仙吏,也称他为谪仙(谪居世间的仙人)。他在当涂写了大量的诗赋,集《姑水琴泛》二卷。昔日李阳冰任当涂令时,李白赠诗云:“广汉水万里,长流玉琴声”,祝元敏的集名正是仿照此诗而起的。

清贫五知县

“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说的是古代的学子一旦进入仕途,当上了知县,很难在其位就只谋其政,利欲私心无时无刻不在勾引他们贪腐。一般来说,干满一任知县,就能有10万银两进账。凡事都有个例外,在明清两代,宁海州就出了五位两袖清风一贫如洗的知县。

孙惟中 清河(现属河北省邯郸市)知县,宁海州人,明隆庆年间,由永年县丞迁任清河知县。他为人简朴,不事铺张,独勤苦节,廉平得民。外出公干,只一仆相随。卒于任,检视囊篋(盛物件的小箱),只铜钱二百,士民哀之。巡抚罗公为他书写匾额曰“清白令”。

王嗣伦 武邑县(现属河北省衡水市)知县,城西门里人,字幼兰,号天念,别号东海逸民,清顺治乙酉(1705年)举人。任武邑知县,秉承清正家风,清廉为政,德能俱佳,誉声四起。任满,囊空如洗,家徒壁立,游历山水而归。

麦秸草的作用就类似于盖楼用的钢筋。

脱型工作,一般两个人一起做。一个用铁锨运泥浆,一个蹲着负责脱型。蹲着的人先是将长方形的木框平放在地上,把和好的泥倒进去后,用手一抹,把多余的泥巴取出来,然后用一根铁条,顺着木框四周划一下,型就脱好了。大约两三个小时,再把平铺着的半干半湿的型,扶立起来通风暴晒,等晒干后即可盘炕。

用型盘的炕,具有散热慢的特点,一宿都不凉。一个村里的盘炕匠不过三四个人,一般都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因为他们自幼干农活,磨练出了盘炕的好手艺。

盘炕最有技术含量的活儿是盘烟道。盘炕匠一般会选一个下雨天干活,这样的日子生产队不用出工。那时候人们很淳朴友善,不收任何工钱,连饭也不吃,大约半天时间就盘好了。

冬夜漫长,吃罢晚饭,小孩子们早早钻进被窝,叽叽喳喳

火炕,乡愁最初的模样

□孙端

地打闹着。看到家里来客人了,就乐翻了,听坐在火炕沿上的大人们拉呱。听到感兴趣的话题,淘气的孩子们不停地探出脑袋,打破砂锅问到底。有的把脚伸进墙缝里的被子底下,捂得热乎乎的,脸蛋也红扑扑的。

我的母亲热情好客,在四邻八舍里有着很好的人缘,冬天到我家串门的人特别多,母亲总是将火炕烧得热热的。家里来了客人,她就赶紧让客人把鞋脱了,到热炕头上坐着拉家长里短。

到了腊月,家家户忙过年的衣服,棉袄、棉裤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剪鞋样、打补丁、纳鞋底、缝被褥,统统在炕上进行。

进了三九,外面非常冷,炕头却热浪滚滚。早晨,孩子们咕咚一下从炕上爬起来,看着玻璃上冻出的漂亮雪花,有的像山水画,有的像动物。刚上两天学的孩子,用手指甲不停地在窗花上写“大”“小”“人”等字;淘气的男孩子,



悠悠往事

农村土地改革之前,我们隔壁曾借住着一对小夫妻。丈夫周子栋,是一个以靠卖猪头肉谋生的小伙子。妻子李国香,是我们村名门大户冷道台家中的佣人。命运使得他俩相逢、相知、相爱。他们一起入党,参加革命工作。

随着抗日战争的顺利推进,驻守招远的日军终于待不下去了。1945年8月22日那天,他们倾巢而动,在龙口登船狼狽逃窜。当天夜里,八路军迅速进驻招远县城。随即,由我党政府组织领导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减租减息运动在招远大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当年河东民主政府的办公地临时设在东汤小学。各村相继成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团、儿童团等组织。周子栋担任自卫团长,李国香担任妇救会主任。后来成立村党支部,二人都是支部成员。

减租,就是在原来地租的基础上减少25%;减息,就是将原来的3分利减少一半,成为1.5分。减租、减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对于那些长期以来受苦受难的百姓来说,是开天辟地第一回,甚是惊喜。但与此同时,大家又无不担忧,心中有很多疑虑。因此,租、贷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不理解,不配合。再加上我们村情况较为特殊,全村是同一氏族,同出一脉。以冷道台为代表的富家大户,几代为官,在村中颇有声威,故而,减租减息工作一时间进展得并不是那么顺利。

周子栋夫妻二人除了按上级指示精神配合村干部开好各种会议外,还没白没黑地走门串户,宣传党的政策,讲解革命道理,提高乡民和村人的认识,使减租减息政策落到实处。

1946年,农村又开展起斗地主、分田地活动,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这一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性质质的运动,在很多村子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可是,在我们村子里,斗争大会一直没有开起来,一度拖了运动的后腿,被上级政府称为“封建堡垒村”。后来,民主政府统一协调、领导,周边村干部共同参与,周子栋、张金亮等村干部积极配合,多次组织发动。大会上,其他村里多名受苦受难的长工、佣人、佃户分别作了发言,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剥削方法和剥削手段,使人们透过现象,看清了封建剥削制度的本质,懂得了剥削的残酷性和不合理性。上级领导进一步指明,要想摆脱穷困,挖掉穷根,只有翻身当家做主人。没有任何村子、任何人能超越这个范畴,冷道台及所有族人都也不例外。斗争大会圆满成功,土改运动终于得以顺利开展。

1947年夏天,土地改革大复查开始,斗争形势异常复杂、激烈。个别地方的领导头脑发热,有些过激,致使运动偏离了中央的既定政策方针。我们村子也不例外。由于对立面的进一步扩大,作为革命工作的积极分子、村中的外姓干部,周子栋难免得罪他人,遭到嫉恨。曾有一次夜里,周子栋刚开完会回家,突然有一伙人追赶着抓他。他机警地跑到当年任区中队教导员的冷道台那里,才躲过一劫。

进入秋天,9月19日这天,国民党顽八军残部侵入招城。还乡团到处抓人,肆意报复。被斗的地主和富有分子有的蠢蠢欲动,有的上蹿下跳,大都忙着“秋后算账”。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大地,血雨腥风的屠杀开始了。

敌人下手抓捕的,除了我政府各级参加土改的领导干部,就是活跃在农村土改一线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当年,我们村的村干部,包括周子栋和李国香在内,全部被抓了进去。有个被斗户老太太竟然借机跑进城里,在大堂上跪着央求敌人“为她作主”,并哭天抢地地喊着“要死的,不要活的”。

敌人将周子栋等人抓进去以后,轮番刑审、拷打,折腾一些日子后,又通知各村联名取保。可能是抓进去的人太多,没地方关押,也可能是战局逼迫他们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村的封建家族意识过重,因此联保的名单上根本没有一个外姓干部。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祖父冷秉玉曾多次劝说:“这样不上讲究,不够道义。”可两名国民党临时任命的区长干部,不听从好心人的劝说,还是一名外姓干部也不保。就这样,周子栋、李国香、张金亮三名干部被留在了狱中,其余冷姓干部全都得到了保释。

后来,我解放军大举进攻,国民党节节败退,顽八军也难逃此运。他们逃窜前夕,对这批没有被保释出来的干部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屠杀,周子栋不幸遇害。

11月2日,顽八军仓皇弃城,匆忙逃往龙口。在解放军的枪炮声的震慑下,四十几天的“秋后算账”匆忙收场,张金亮、李国香幸免于难。

征稿启事

烟台既是沿海开放城市也是革命老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丰富。为更好地发掘烟台的文化元素,本报欢迎广大读者提供您所知道的发生在烟台以及与烟台相关的事件、人物、故事等稿件,要求稿件内容真实、准确、严谨,可读性强、故事性强,且有据可循。同时,本报还面向读者征集老照片,听您讲述那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投稿邮箱:ytrbzk@126.com

则爱写“儿”“孙”“爷”等。

院子上的树上、院墙上已是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小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扑打着羽毛在树上撒欢。

吃罢早饭,孩子们从炕上跳下来,背上书包,带着美好的心情走在上学的路上……

热炕头还可用来生黄豆芽、做酱豆。做酱豆就是把黄豆煮熟后,盛一个盆里,上面盖一个盖子,蒙在被子里。大约一周时间,豆子开始拉丝,直到发出一股酱香味,才算结束。

母亲再把做好的酱豆与白菜根、芥疙瘩丝配伍,非常对味。晚饭,一家人坐在一起,炕上放一个圆盘,地瓜、饼子用饭灶盛得满满当当,就着氤氲扑鼻的酱豆,个个撑得肚皮圆。

快过年了,家家都到集市上揭一张新席。席子一般是芦苇或者高粱秆编织的,铺在炕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为喜庆的年货增添了不少节日气氛。除夕之夜,屋外刮着呼呼的寒风,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洒着,一家人坐在热炕头上,守岁迎新、吃饺子。饭后,火炕上配上昏暗柔和的煤油灯,看着母亲做针线活儿,听她讲着老故事,气氛好温馨。

火炕越到春节烧得越暖和,因为春节用火多,炸果子、蒸馒头、熬猪头冻,火炕能不热?

一家人,围在火炕上,一份温暖,一缕乡愁。

夫妻联手参加土地改革

□冷大川